

吕后篡权



吕后篡权

编文

李光羽

谢宝耿

绘画

孟庆钊

贺友直

颜梅华

王亦秋

刘旦宅

赵宏本

徐正平

凌涛

上海人民出版社

前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前，曾语重心长地对华国锋同志说过刘邓临终时看出吕后和诸吕叛国篡权的故事。

刘邦是秦朝末年农民起义的领袖，他经过多年奋战，最后建立了汉朝封建政权。刘邦的老婆吕后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刘邦生前，就觉察吕后和诸吕叛国篡权的野心，并安排了周勃等人，作为日后对付吕氏叛国篡权集团的基本力量。刘邦死后，吕后与诸吕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诛杀功臣，篡夺军权，改变刘邦的政治路线；对外则卑躬屈膝，向我国北部的匈奴奴隶主贵族献媚投降。吕后和诸吕叛国篡权的行为激起了刘邓手下一大批功臣宿将的愤慨。太尉周勃与丞相陈平等发起了将政权夺归刘氏的斗争，得到广大官兵支持，很快消灭诸吕势力，开始了继承刘邓路线的汉文帝政权。

本书是根据历史记载编绘的。材料主要选自《史记》、《汉书》，也参考了《资治通鉴》等书。

陈平

汉高祖
刘邦

王陵

萧何

周勃

刘章





秦朝末年，我国历史上爆发了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沛县（今江苏沛县）人刘邦奋起响应，在萧何、曹参的协助下，率领农民武装，攻占沛县城，很快组织起一支二、三千人的起义军队伍。





刘邦带领起义队伍出发攻战，将父亲刘太公和老婆吕雉（吕音志）留在家中，托乡人审食其（吕音益基）照应。这个吕雉，也即是后来吕氏叛国篡权集团的头子吕后。

刘邦首先命令出身贫贱的周勃等人率兵攻打临近的胡陵、方与，很快占领了这两个县城。接着周勃的队伍又一连攻克砀县、下邑、蒙县、虞县等三十来个郡、县、地区。周勃冲锋陷阵，身先士卒，常常第一个登上城楼。





农民起义军经过约两年的浴血奋战，刘邦的部队终于攻占了秦首都咸阳，宣告了秦朝统治的灭亡。起义军纪律严明，得到广大百姓的拥护。

与刘邦同时起义的旧贵族出身的项羽，听说刘邦占了咸阳，怒气冲冲地要和他一争高下，却被刘邦打得大败。不久，项羽到沛县抓了刘太公、吕雉以及吕雉关系暧昧的审食其，关进楚营，打算以此要挟刘邦投降。





刘邦的汉军与项羽的楚军在广武相遇时，
项羽将刘太公和吕雉绑至军前，扬言刘邦如不
投降，就把刘太公烹而食之。刘邦看穿项羽用
意，发狠心回答说：「你如烹食，请分我一杯
羹！」项羽见计不成，无可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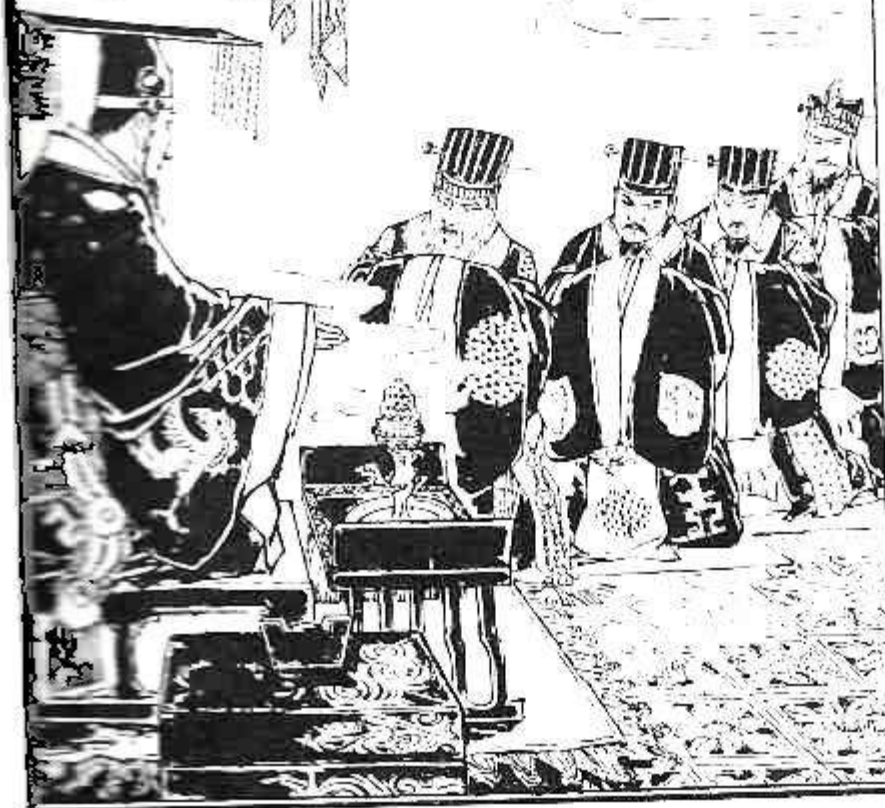
刘邦调遣汉军从侧翼攻击楚军，同时听从谋臣陈平之计，趁项羽缺粮，向他提出送还太公、楚汉平分天下的建议。项羽迫于客观形势，只得同意，将关押了三年的刘太公、吕雉、市食其放回汉营。



刘邦将太公、吕雉送到后方安全地区，然后向楚军发起猛烈进攻，仅二个多月，就包围项羽于垓下，终于迫使他在乌江自刎。根据历史事实，吕雉根本没有帮助刘邦平定天下。



公元前二〇二年，刘邦登位称帝（即汉高祖），将吕雉立为皇后，吕后所生的儿子刘盈为太子。刘邦大宴群臣，特别嘉奖了在后方安抚百姓、供应军粮有功的萧何，任他为相国；曹参、陈平、周勃等也都封了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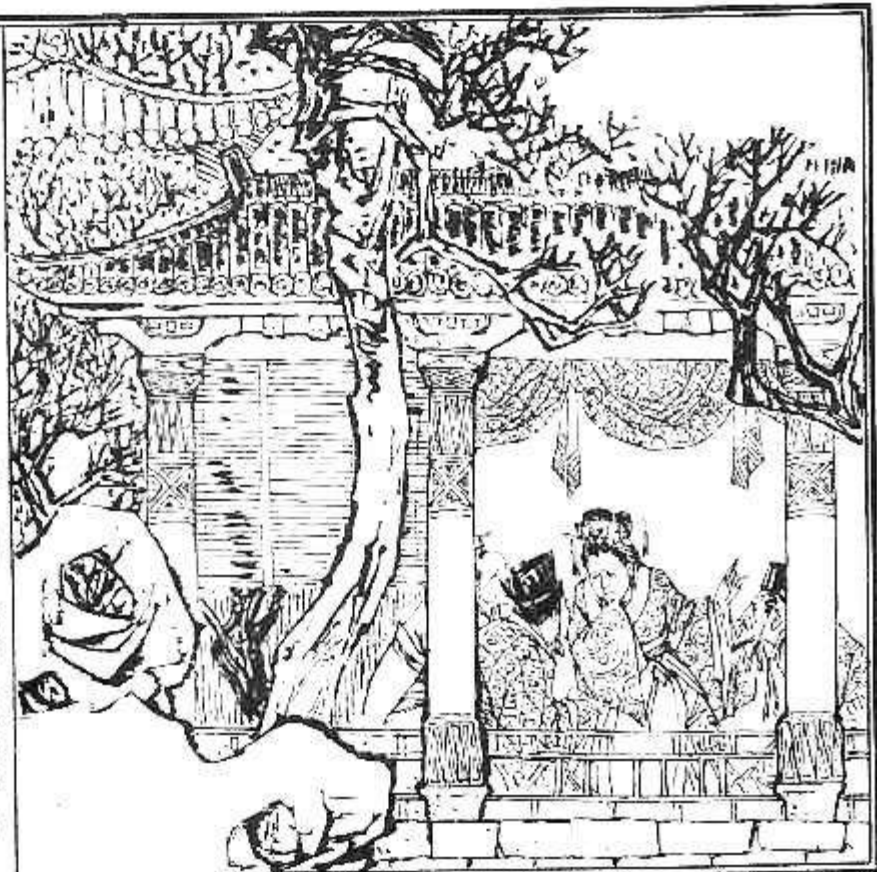




汉朝天下既立，一些曾因拥有军事实力而被封立的异姓诸侯王，渐渐萌发起野心来。高祖刘邦首先得到楚王韩信谋反的情报，按照陈平计策，假称游览云梦风景，叫韩信来迎接，一下将他捉住。

韩信向高祖诉说了自己过去曾立下战功，边上一个大臣也替韩信说情。高祖为了给韩信以改过的机会，贬他为淮阴侯。韩信当面向高祖谢恩，实际上串通阳夏侯陈豨（xī音希），准备叛汉。





象韩信这类异姓诸侯王的反叛，还是容易暴露的，相比之下，那隐藏在宫内的吕后，就更阴险奸诈了。吕后倚仗着自己是太子生母的地位，同兄、侄诸吕和审食其暗中勾结，蠢蠢欲动。

高祖经过长期考察，感到太子刘盈为人仁弱，与自己不同，妃子戚夫人生的儿子如意象自己，与众大臣商议，废刘盈立刘如意为太子。大臣周昌不了解高祖用心，提出反对，高祖一笑作罢。



这时经常躲在东厢偷听高祖君臣议事的吕后可急出一身冷汗。她想要是刘盈一废，将来自己就当不成太后；当不成太后，便篡不成权，难以为所欲为。后来听见周昌反对另立太子，总算喘过一口气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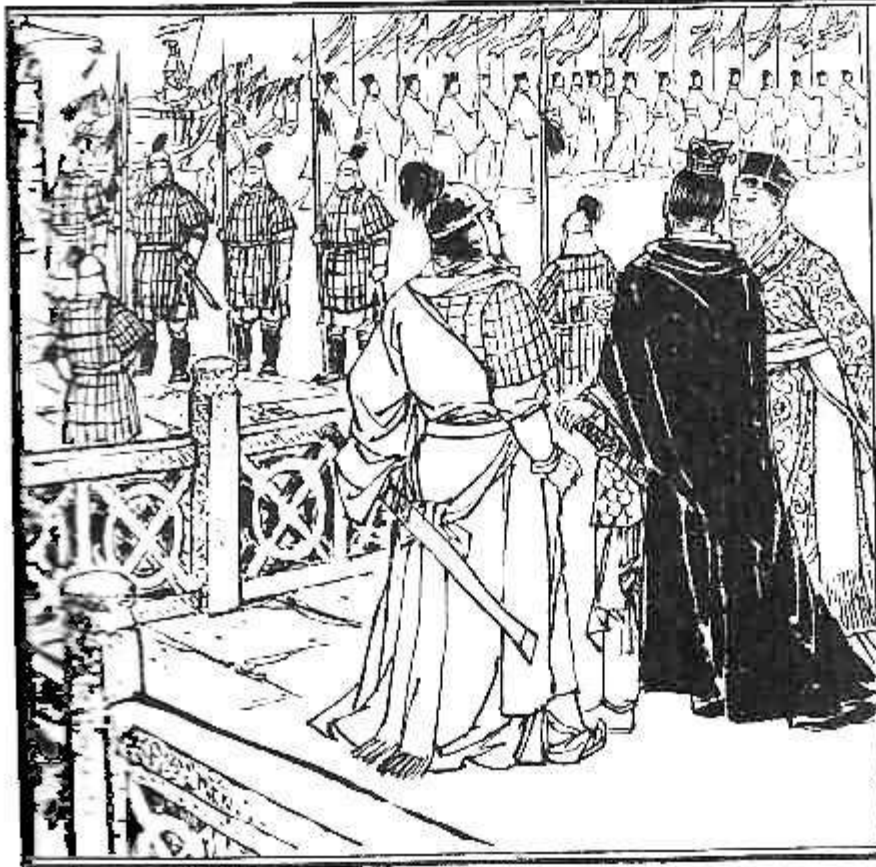
等周昌退朝出来，吕后伺候在僻静处向他纳头便拜。周昌见是吕后，吓得连忙也伏在地上。吕后说：「若无君，太子几乎被废！」周昌这才明白其所以然，严肃地说：「臣为公不为私，不敢当此大礼！」说着便走开了。





吕后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特意请来谋臣张良为她出主意。张良提议刘盈拜四个隐居的老人——商山四皓为师，让高祖造成太子礼谦下士的印象。吕后听了，马上照办，用厚礼聘来商山四皓辅佐太子。

汉高祖登位的第四年，周昌告发说，陈豨这几年私下招兵买马，企图谋反。高祖要韩信随自己出发征战，韩信托病不去。高祖只得朝政托付给萧何，特地关照注意韩信的动静，带着周勃等将领，亲自统兵前去讨伐了。





高祖行军途中，派人送信给梁王彭越，命他出兵助战。彭越也想谋反，托辞生病，不发一兵一卒。高祖下令把彭越关禁在洛阳，等平了陈豨之乱再来处理。

吕后见高祖外出征战，感到篡权机会来了，想趁此干出点名堂来树立自己的威望，当下与萧何商量捕杀私通陈豨的韩信。萧何知道高祖迟早要解决反叛的韩信，也就表示不同意，将韩信召至宫中处斩。





却说高祖到了前线，陈豨不堪大军一击，兵败逃窜匈奴。高祖牵挂朝中，留下周勃继续征讨，自己先回京城；在途中接到奏报得知吕后杀了韩信。诛韩信原是高祖的决策，现在吕后却为个人目的干了，高祖听了也就不说什么。

高祖回到洛阳，大臣向他报告了彭越谋反的证据。高祖念他过去有功，作了迁居蜀地，贬为庶人（平民）的宽大处理，给彭越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彭越离京没走多远，遇见了吕后，对她说自己不想去蜀地，宁愿回乡当老百姓。吕后装出一副笑脸答应替他说话，把彭越骗回洛阳。

彭越跟吕后到了洛阳。吕后唆使彭越门客诬告彭越正在策划叛乱，把他杀了，剁为肉酱，烧成羹分送给各地诸侯，进行恫吓，树立个人威势。





高祖自从征讨陈豨回京后，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得到周勃在前线杀了陈豨，俘获敌将多名，收复失地三十七县的捷报，心情宽慰，病才好转，抱病亲迎凯旋的周勃。

高祖见周勃丝毫也没居功自傲，再一次感到周勃为人忠厚质朴，处事讲究实际，是个可以托付大事的人。周勃向高祖报告说，据陈豨降将交代，燕王卢绾与匈奴交往密切，居心叵测。高祖马上派人去调查。





不久，淮南王英布也起兵反叛，高祖病未痊愈，要太子统兵去征讨。吕后想，太子此去，有功不能加封，无功不免受祸，便向高祖哭诉，说英布猛将，叫太子领兵去讨伐，一定要打败仗，还是陛下亲征吧。

高祖听了，虽说自己身体尚未复元，也只得统兵亲征，交战时不幸胸部被箭射中，但他毅然用手捂住伤口，大呼杀敌。部下将士见了，个个奋勇战斗，很快消灭了英布叛军。





高祖带着箭伤回到京城，加重了病情，心中怨恨吕后，又动了改立太子的念头。吕后见势不妙，唆使太子太傅（老师）引古说今地力争。高祖叫刘盈来侍酒，想再对他观察一下。

随同刘盈前来的还有白发苍苍的商山四皓。高祖问他们怎么会跟太子做事的。四皓回答：「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无不愿为太子而死，臣等故来。」高祖听了，点头说了几句客套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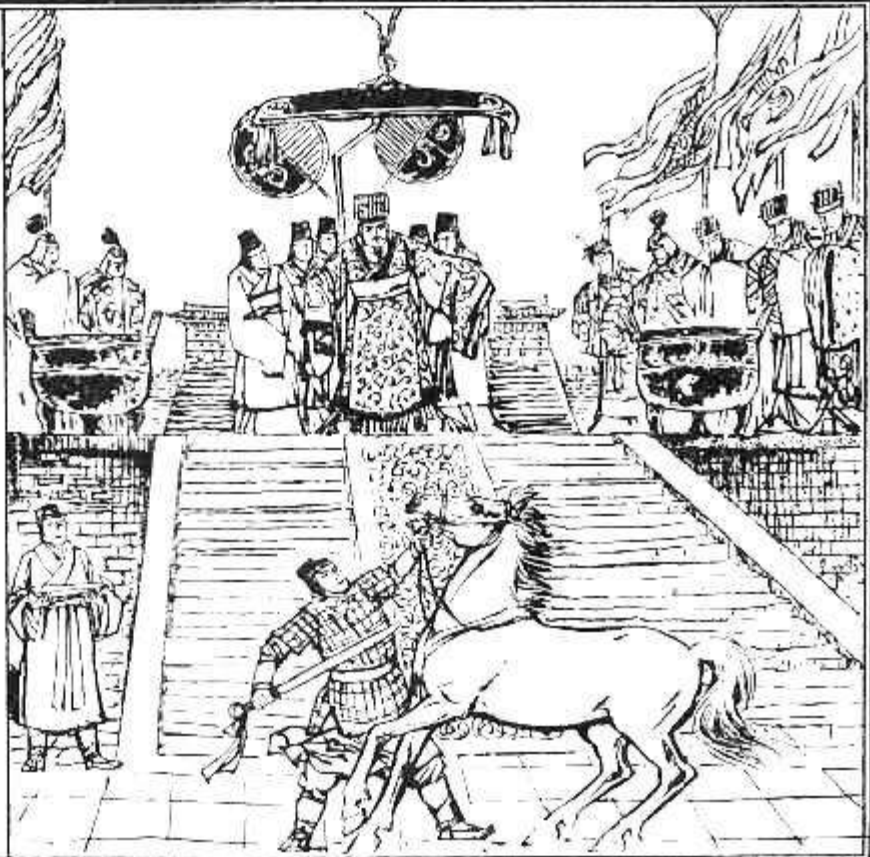




宴席过后，高祖闷闷不乐地对戚夫人说：
「太子羽翼已成，已无法改立。」戚夫人悲哀地为
高祖唱歌道：「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
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

戚夫人歌词中的「横绝四海，当可奈何」，正是指的吕氏势力。这时高祖对于吕后利用太子作为跳板企图篡权的野心已有所觉察，对她「益疏（愈益疏远）」，「稀见（很少见面）」。





高祖为了巩固日后刘氏政权的地位，特地
将大臣们召集起来，杀白马为誓：「非刘氏而王，
天下共击之！」当时的异姓王已剩下很少，高祖
这话实际上就是针对吕后及诸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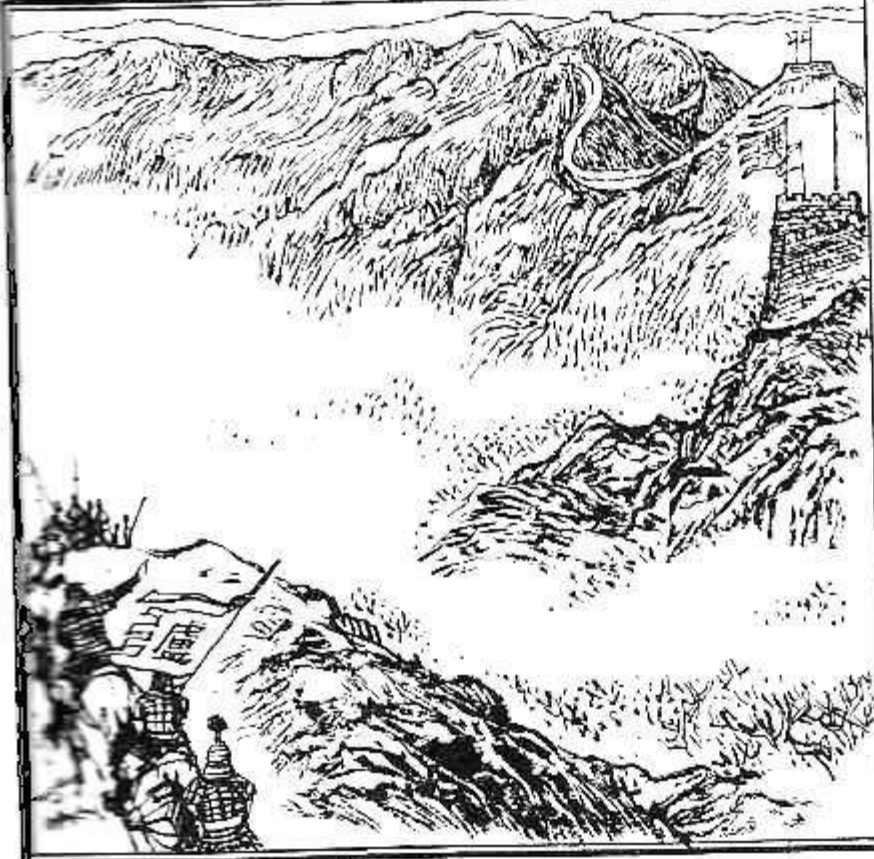
为了让各地的功臣宿将都能知道，高祖还发布诏书：「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ㄋㄨㄥˋ 音振，皇帝自称）意。」





此时卢绾勾结匈奴反叛的消息得到了证实，高祖即命大将樊哙带领二十万大军讨伐卢绾。樊哙是吕后妹妹吕须的丈夫，曾立有战功，后来与吕氏结成死党。他与吕后商议了一下，便领兵出发了。

樊哙将部队率至燕境，与叛军、匈奴军稍一接触，即不再进击。原来他受有吕后密嘱：高祖病重，危在旦夕，只等高祖一死，立即回军作乱。卢绾见汉军屯兵不前，放肆地带了几千骑兵在长城下奔来驰去，等待攻袭机会。





高祖虽在病中，时刻关心着平叛战事，闻说樊哙如此行为，不禁大怒，骂道：「哙见吾病，乃冀（希望）我死也！」将陈平、周勃召至床前，吩咐周勃速往前线代樊哙为将，陈平至军中斩樊哙的头。

陈平、周勃领命离京，吕后不知两人奉有什么密诏，心中惶恐不安。但因高祖近来对自己越来越疏远，连想见他一面都困难，更无法进宫去问了，只好假情假义地替高祖请了个名医，借治病去见高祖。





高祖见是吕后荐来的医士，有点怀疑。这医士大略诊察一番，便一口肯定「病可治」。高祖愈加不信了，当着吕后把那医士大骂了一通，不要他治病。实际上高祖是表示对吕后的不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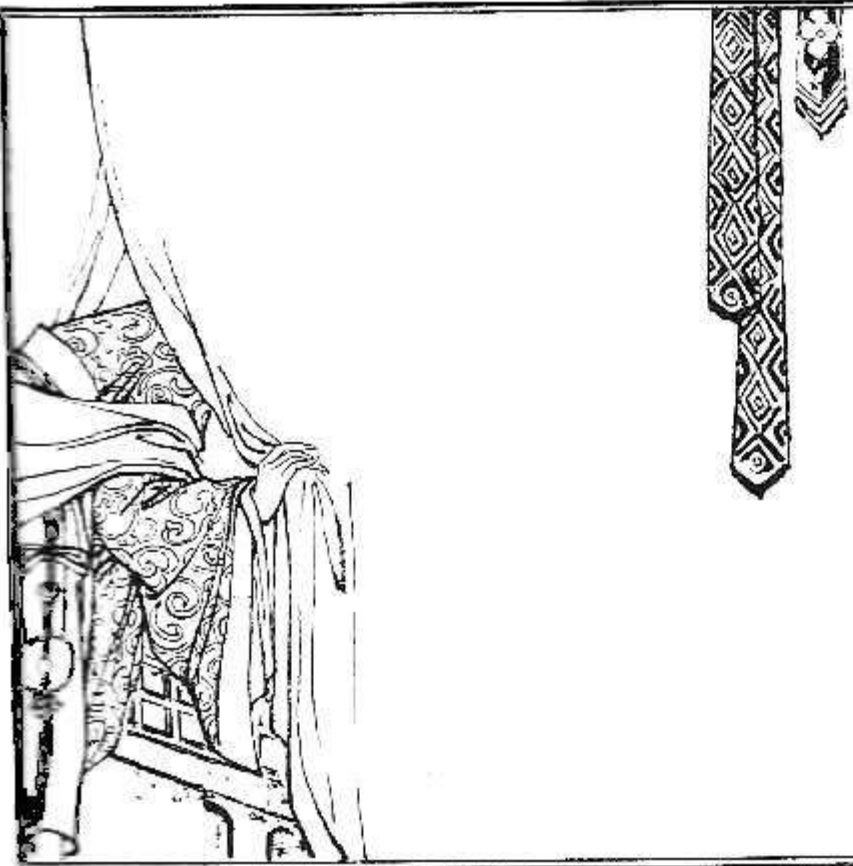
吕后想趁此见高祖面的机会说几句要紧的话，便斗着胆上前问道：「陛下百岁后（死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高祖一听，心想身后之事早有安排，今天告诉你也罢。





高祖回答道：「曹参可。」吕后又问其次是谁，高祖说：「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最高军事长官）。」

吕后一听那几个都是忠于高祖的功臣宿将，没有一个吕帮中的人，连勇将樊哙、智士张良都轮不到，心犹不死地追问再后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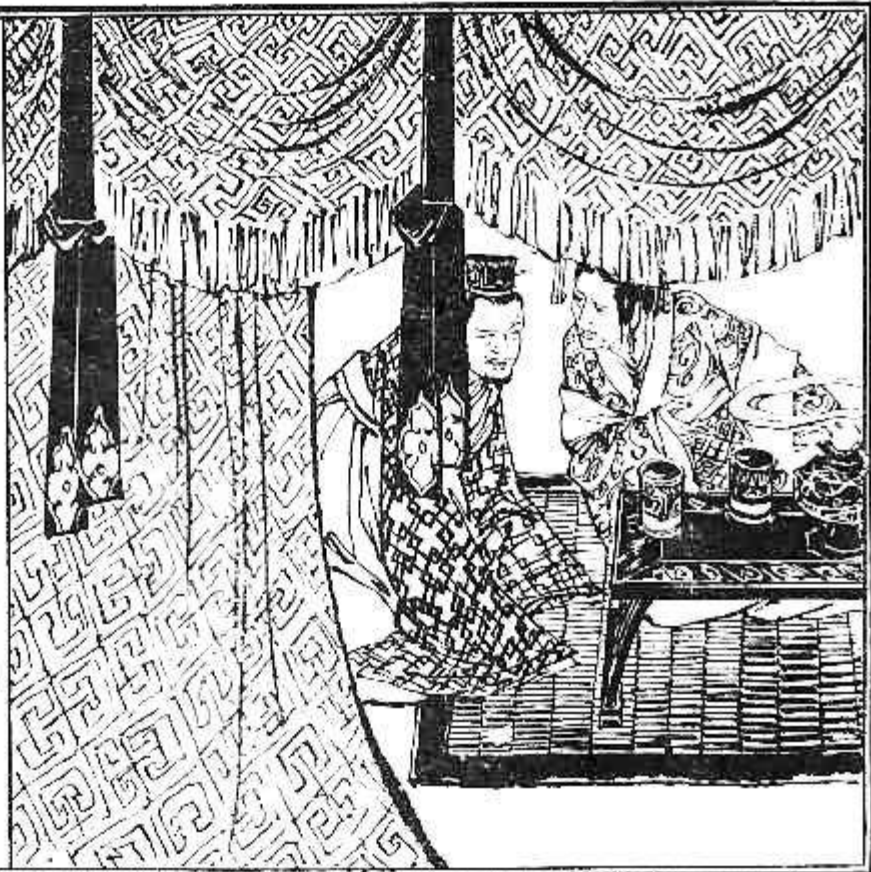




吕后急不可待的篡权野心早为高祖所窥破，现在听她这么紧紧追问，便冷冷地答道：「此后亦非乃所知也（不是你所能知道的了）！」吕后碰了个钉子，这才不说什么了。

高祖刘邦是从戎马生涯过来的人，特别最后几年中，异姓诸侯王相继反叛，匈奴奴隶主不断入侵，高祖辛勤征战，至于负伤；加上吕后趁高祖病重加紧阴谋活动，使高祖病情迅速恶化，终于去世了。





刘邦一死，吕后不但没有丝毫哀戚，相反倒是以为诛杀功臣宿将机不可失。她一面下令后宫不得将死讯传出，一面召见审食其商议密谋：「此时不杀尽诸将，今后吕氏天下不安。」

审食其是吕氏一帮中的狗头军师，听吕后这么一说，心领神会，点头叫好。两人狼狈为奸，策划起怎么诛杀功臣宿将的诡计来。朝中文武还不知高祖已死，要探望高祖病情，一概被挡在宫外。





吕氏集团以为篡权梦想行将实现，一个个喜形于色。吕后的侄子吕禄与曲周侯酈商之子酈寄常在一起斗鸡走马，醉后失言，把实情流露出来。酈寄听见，吓了一跳，连忙回家告诉父亲酈商。

郿商与吕后一伙的关系也不错，但他对朝中大事，比起审食其之流，多少要高明些，听儿子一说此事，感到关系重大，关照郿商不得再与别人讲起，自己连忙去找审食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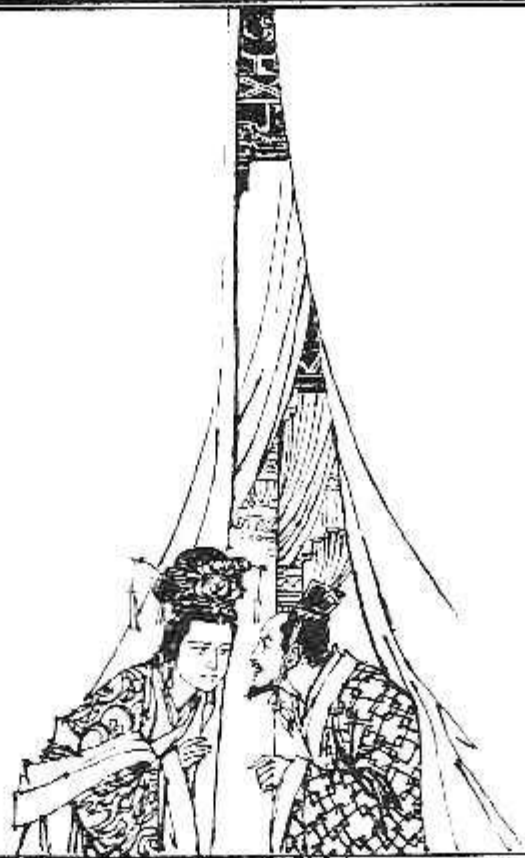




郗商见了市食其，劈面就讲：「御驾已崩（皇帝死称崩）四日，你等秘不发丧，欲诛诸将，如此，天下危矣！」市食其见郗商说到要害，料他已知实情，也不抵赖，问他怎么见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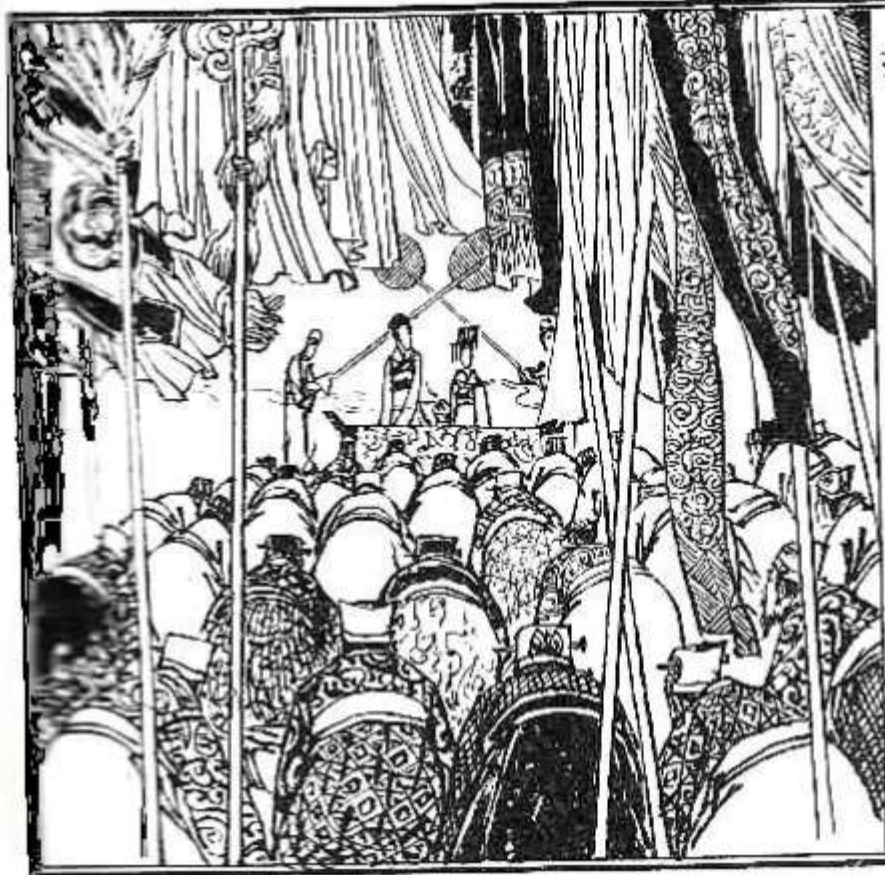
郦商低声指出：今周勃、陈平、灌婴都拥兵在外，手下军队多至十万、二十万，倘若听到诸将被诛，必然举兵来攻。那时大臣内叛，诸将外反，灭亡是极快的事啊！





审食其这才明白事情非同小可，马上进宫去告诉吕后。吕后听审食其说得有理，只得暂且收敛野心，隐蔽杀机，发办丧事。

发丧之际，吕后下令大赦天下，把以前被高祖关在狱中的罪犯放了不少出来。高祖丧事办毕，太子刘盈即位，史称汉惠帝。惠帝生性懦弱，加上这年仅十七岁，朝中大事皆由吕后主持。





却说陈平、周勃奉高祖之命，去军中斩樊
哙。两人路上商议，樊哙是高祖的连襟，还是将
他捉回来，让高祖自诛更为妥当。将近军营，召
来樊哙，两人喝一声：「下手！」左右军士将樊哙
缚住，关进槛车。

接着，周勃留在前线担负起征讨卢绾的重任，由陈平把樊噲押送回京。陈平走到半路，得到高祖已死的消息，心中非常难过，吩咐槛车慢行，自己单身匹马，立即进京。



陈平进宫，哭倒在高祖灵前，边哭边奏明并未按旨斩樊哙，而是捉将回京的事实。吕后一听，想想人没给杀死总算还好，便马上派人去放了樊哙，恢复爵位。



这时前线的周勃征战卢缩，进击匈奴，消灭两方面敌军，攻克三座城池，收复五个郡、七十九个县，获得全面胜利。但此后朝中吕后专权，周勃自然再也不可能得到重用了。





吕后在高祖在世时，就十分忌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如意，现在既已专权，便将戚夫人打入冷宫，罚她舂米。戚氏想念儿子，一边舂米一边唱道：“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至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使谁告诉汝（你）！”

这首歌很快传到吕后耳中，她咬牙切齿地派人去召赵王如意进宫。吕后以为如意是个不懂事的少年，一召即来，不料使者一连去了三趟，也没有把赵王召来。





原来当时为赵相的是周昌，他识破吕后居心不良，不让赵王应召，还当面向使者揭穿说：「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把她母子一起杀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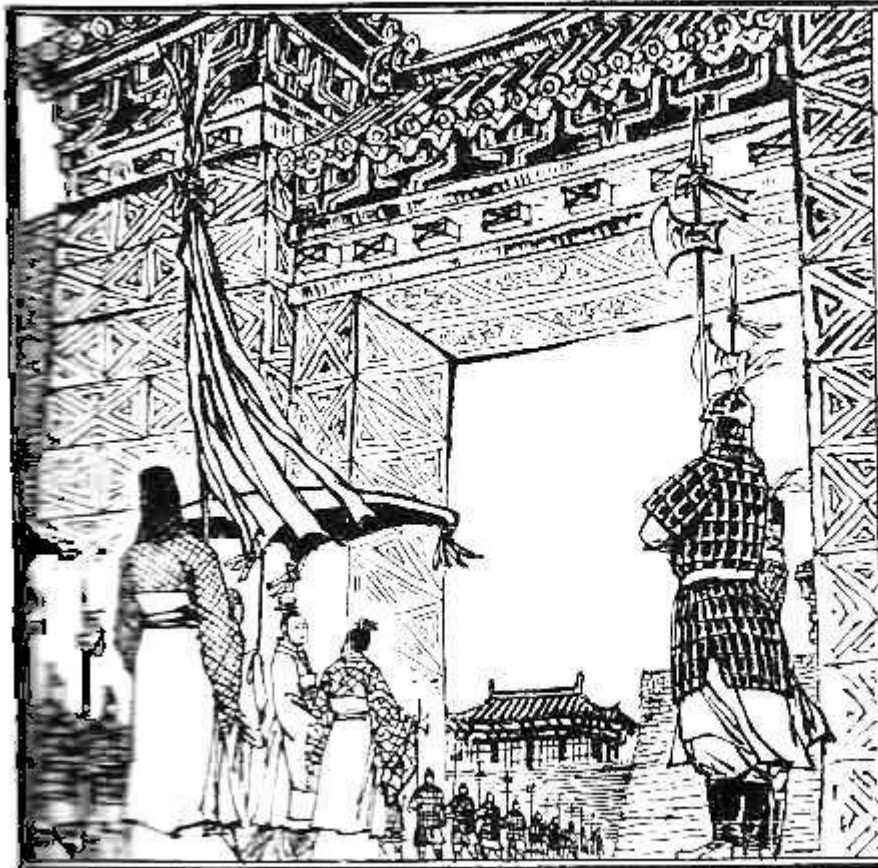
使者向吕后汇报了周吕说的话。吕后咬咬牙，恶狠狠地马上宣周吕进京。她想，把周吕弄住，要杀赵王如意也就不难了。





周昌到了京城，吕后不顾自己以前曾跪谢过他保太子一事，也不怕旁人听见，肆无忌惮地把他痛骂一顿，命人把周昌监视起来，再打发使者去召赵王。

吕后召赵王、骂周吕，弄得宫里无人不知。惠帝对兄弟很仁爱，唯恐吕后害了如意，等到赵王如意进京那天，亲自接入宫中，同食同住，吕后一时竟无从下手。





一天惠帝早起出宫打猎，如意年幼贪睡，惠帝不忍唤醒，把他留在宫中。吕后一看机会来了，命人把毒酒灌进如意嘴里，不一会，如意便七孔流血倒在地下。此后不到三年，周昌也抱恨死去。

吕后害死赵王，犹不罢休，又亲自到冷宫砍断戚夫人手足，并挖去眼睛，烧坏耳朵，痛得戚夫人惨叫不绝。吕后令人给她吞了哑药，扔入厕所中，取名「人彘」(N₂，音志)。



吕后发现惠帝虽是亲生儿子，但从对如意的态度看出他是不大顺服自己的。为了让惠帝晓得厉害，叫人领他去看「人瓮」。惠帝见厕下一个没有手足眼睛的活物，张着口喊不出声音，不由得心惊胆战，忙问这是什么。



左右颤颤地说这是戚夫人。惠帝听了，顿时惊叫起来，从此一病不起。他叫人对吕后说：「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复治天下。」吕后见惠帝「不能复治天下」，自己正可以专权，心中好不得意。





惠帝无力与吕氏集团抗衡，天天以酒浇愁，朝中政事，一任吕后处裁。次年冬天齐王刘肥入朝，刘肥是刘邦嫔妃生的儿子，比惠帝大几岁，惠帝以兄礼接入宫中。吕后见他们这么亲密，为不留下后患，又起了杀机。

吕后叫人送来两杯毒酒，放在刘肥面前。惠帝不知酒中有毒，也端起一杯来饮，吕后恐怕当场毒死惠帝引起麻烦，慌忙起身，把惠帝的酒杯打翻。刘肥见状，起了疑心，假装吃醉辞别出宫。





刘肥提心吊胆地怕吕后再设法害他，听从侍臣建议，向吕后女儿鲁元公主献上一个小郡的封地，并自降一辈身份尊称鲁元公主为「齐太后」，以母亲的礼节待她。吕后见刘肥还算知趣，便放他回齐地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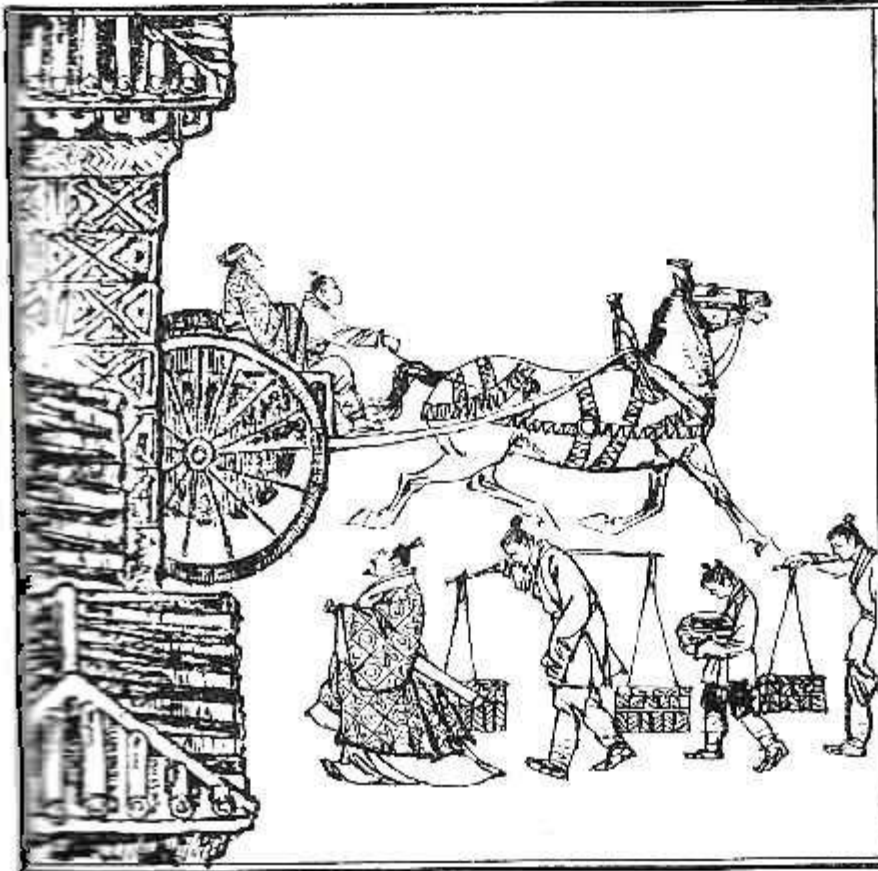
吕后一步步掌握政权，全面背叛刘邦的政
治路线。她一再「省法令」，篡改《汉律》，姑息
养奸，而且先后两次「颁诏」，提倡孔孟之道
的「孝悌」，给所谓「孝悌」者以每年二千石
米谷的奖励。





刘邦生前，继承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精神，明文规定「敢有挟书者族」——凡是私藏儒家诗书，以古非今的都要处死。吕后掌权不久即废除了这一法律，一时反动儒生弹冠相庆，儒家经书纷纷出笼。

刘邦为了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禁止商人穿绸衣，带武器，乘马车，还征收重税以限制打击。吕后「复弛（放松）商贾之律」，一班商人很快坐高车，骑大马，穿绸衣，着丝鞋，悬刀佩剑，神气活现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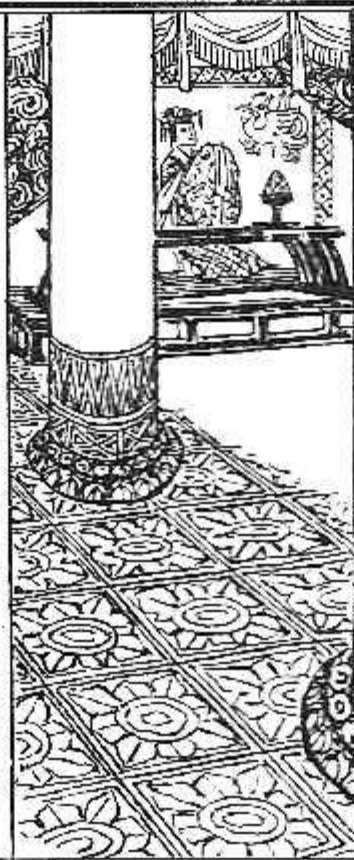




吕后还重用酷吏，「刻轹（三音历，欺凌）宗室，侵辱功臣」，弄得大臣人人自危，国家经济凋敝，「社稷不倾若发（天下象吊在头发丝上那么危险）」。匈奴奴隶主头子单于都不把汉朝放在眼里，派人送了封信给吕后。

吕后将信拆开一看，上面写道：「孤愤之君（单于自称），数至边境，愿游中圉，陛下独立（守寡），孤愤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言下之意，便是要侵占中原，污辱吕后。





对于匈奴主挑衅侮辱的言语，吕后竟回信道：「单于不忘敝邑，赐之以书（信），敝邑恐惧，自己一年老气衰，发齿坠落，行步失度」；「敝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八匹）以奉常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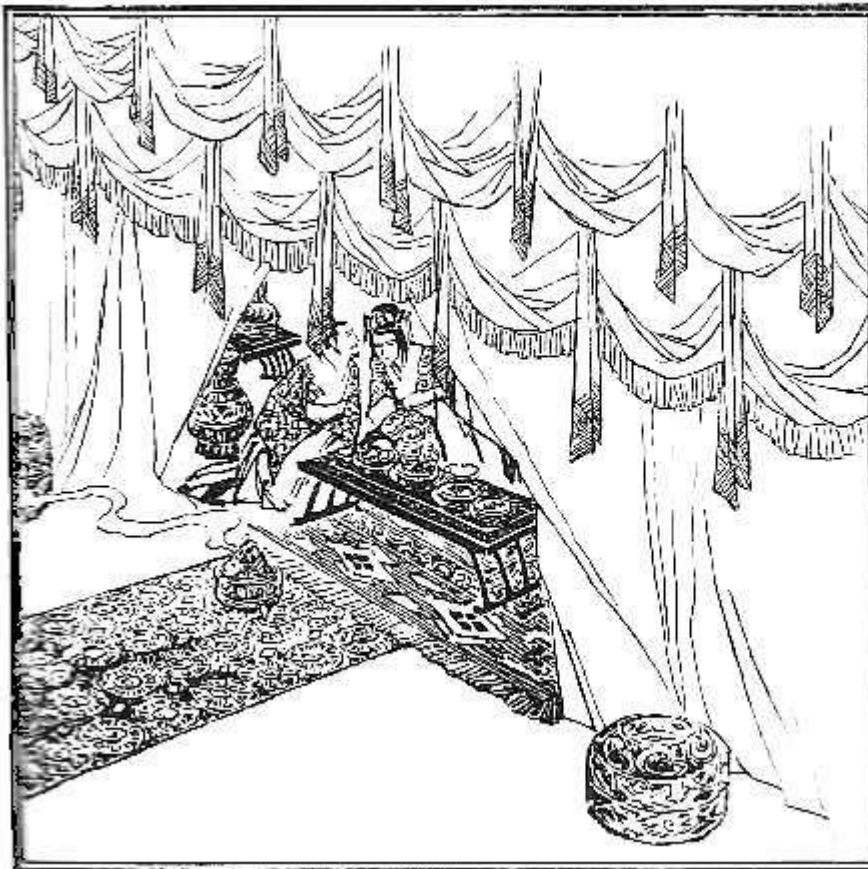
吕后给单于的这封信，将堂堂的国家说成「敝邑」，还说自己年老色衰不足称意；又送车，又送马，犹恐匈奴主不满足，还挑选了个美女冒充公主，代替自己献给单于作嫔妃。简直厚颜无耻、屈辱投降到了极点！





为了进一步控制惠帝，吕后迟迟不给他正式成亲，而空着皇后的位子。等到自己外孙女张氏（鲁元公主的女儿）十岁出了头，硬把她嫁给惠帝，立为皇后，算起来惠帝还是张氏的嫡亲舅舅。

吕后知道惠帝经「人彘」吓过，寿命不会长久，张皇后又毕竟年幼，还不能生育。如果惠帝死了，势必另立高祖其他儿子为君，那就会大权旁落，将来无法控制。她同审食其两人商量出个以假乱真的坏主意来。





吕后叫心腹宫女从后宫找来个男孩，在张后房中放了几天，然后抱出来，佯称是惠帝与张氏所生的儿子。为了防止将来泄漏底细，吕后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男孩的生母杀了。

却说吕后在朝中为所欲为，那作为汉室栋梁大臣的相国萧何怎么不出来说话呢？原来萧何自高祖死后，即心怀忧郁，卧病不起。惠帝曾亲至萧何家中探望，问道：「君即百年后，谁可代君者？」





萧何想起高祖的遗言，回答说：「知臣莫若主。」惠帝听了心中明白，又问萧何：「曹参何如？」萧何连忙向惠帝跪拜道：「帝得人材矣！臣死不恨矣！」从这以后没多久，萧何便死了。

萧何一死，惠帝即提出任曹参为相国，吕后虽说知道曹参与自己一伙不是一条心的人，但因为高祖遗言是满朝文武都清楚的，当然无法反对。这样，曹参便继萧何之后担任了相国。





曹参当了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按萧何为相对一套办）」。看起来好象无所作为，实际上是曹参眼见吕后势大，自己只能在暗中起点作用，尽量保持刘氏基业罢了。

曹参当了三年相国便死了。遵照高祖遗言，王陵、陈平分别担任了右、左丞相，周勃则当了太尉。吕后表面上当然不便反对，心中却极其不满，只得等待机会再将他们撤换。





惠帝当了七年傀儡皇帝就死了。发丧之际，吕后一味干号，虽有哭腔，并无眼泪，原来她耿耿于怀的是怎么杀掉陈平、周勃等大臣，连哭儿子的心思也没了。可别人哪里猜得着呢？

还是张良的儿子张辟强，因为父亲帮吕后出过主意，故对吕后的处心积虑比较了解，这时便对大臣们说：「君等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诸吕皆入宫，则太后心安，君等幸脱祸矣。」





众大臣依照张辟强的话如此这般地说了，太后听了，觉得诸吕既可为将入宫，还愁将来不能得势么？于是放下心来。这时才为儿子的死感到伤心，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大哭起来。

吕后办毕惠帝丧事，马上抱出那个假冒为张皇后生的太子来作为少帝，自己则「临朝称制（代行皇帝权力）」，从这一年起就算作「高后元年」。吕后的侄子吕台、吕产、吕禄等也都是一个一个为将的，入宫的入宫。





吕后临朝称制，心中犹不满足，「议欲立诸吕为王」。她问右丞相王陵，王陵硬梆梆地给吕后碰了个钉子：「高祖曾与臣等立盟为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使吕氏为王，乃背盟毁誓！」吕后听了，气得面孔铁青。

吕后想再看看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两人态度如何，她怒容满面地盯着陈平和周勃，要他们表态。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感到此时此地，只有顺水推舟，才能将来解决根本。





陈平、周勃齐声说：「高祖定天下，封刘氏子弟为王，今太后称制，封吕氏子弟为王，无所不可。」吕后听他俩这么说，脸上才露出了笑容。王陵狠狠地瞪了陈平一眼，陈平装作看不见。

下陵生性鲠直，退朝出来气呼呼地问陈平、周勃：高祖皇帝歃血为盟，你们不都在场吗？如今太后欲封吕为王，你们居然纵容所欲，阿谀奉承，背叛盟约，有何面目见高祖于地下！





陈平、周勃微笑着说，今日在朝廷当面争议，我们不如你，但说到日后保全社稷，安定刘氏天下，恐怕你不如我们哩。王陵知道陈平足智多谋，周勃更是高祖认为「安刘氏者必勃也」的人，也就无话可说。

吕后因王陵当面顶撞，不顾高祖临终嘱咐，下诏书罢免王陵右丞相的职务，任命为「帝太傅」，实际上是「夺之相权」。王陵心中明白，假称有病，要求免职归隐。吕后正中下怀，马上批准。



吕后见高祖外出征战，感到篡权机会来了，想趁此干出点名堂来树立自己的威望，当下与萧何商量捕杀私通陈豨的韩信。萧何知道高祖迟早要解决反叛的韩信，也就表示不同意，将韩信召至宫中处斩。



审食其原是靠与吕后关系爬上去的，当了左丞相整天鬼混在宫中，常常借着吕后的威势指手划脚，管这管那，以至「公卿皆因而决事（听他的主意办事）」。





吕后为了达到封诸吕为王的目的，一连玩了两套骗人的把戏：先是将自己亡兄吕泽追谥为悼武王，作为封诸吕为王的试探；接着又假意封了几个刘氏及异姓功臣的后代为王为侯。

就这么死人追谥、活人加封地表演了一通之后，太后暗示大臣，应该「王诸吕」了。大臣们有的讨好，有的不响，吕后当下便封了六、七个吕姓王、侯，连自己的妹妹吕须也封为临光侯。





吕后唯恐诸吕势力还不够广，又强令刘氏王族娶吕姓女子，以起到控制和监视的作用。她把吕禄的女儿嫁给齐王刘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对赵王刘友、梁王刘恢等人，也都撮合了吕氏女为妻。

这时少帝虽然年小，但对吕后的所作所为，也感到实在不好受，偶而听到近侍闲话，得知自己亲生娘是被吕后杀死的，心中忿恨，不禁怒骂吕后，表示长大后一定要报仇！





吕后在宫中安置有密探，听到报告大吃一惊，想他小小年纪便说这话，将来长大那还了得？立即下令把少帝关进当年囚禁戚夫人的冷宫，说他生了重病，不许任何人探望；一边召集众大臣到殿议事。

大臣奉诏上殿，一看殿上没有皇帝，只有余怒未息的吕后坐在正中。吕后说：「天下万民，以君为首。今皇帝病久未愈，神志昏乱，不能安社稷治天下，必须议立新君。」众大臣面面相觑，一时不知怎么说才好。





别人因为此事来得突然，手足无措，审食其一伙却马上跪下应道：「太后为天下百姓计，臣等顿首奉诏。」吕后点头，宣布立常山王刘义为帝。至于那个少帝，不久便被吕后指使诸吕害死在冷宫中了。

吕后为了叫刘义感恩戴德，特意把他的名字改作刘弘，使其不忘是靠了太后才当上皇帝的。这个傀儡皇帝后来连个纪元都没有，史家评道：「不称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意为反正都是太后掌管着政权）！」



吕后独断专行，引起刘氏后代及功臣宿将的不满。一天，赵王刘友的妻子吕氏女来告密，赵王欲反太后，在家中说，吕氏怎么可以为王？只要太后一死，我一定要诛灭吕氏！吕后听报，立即下诏，把刘友囚禁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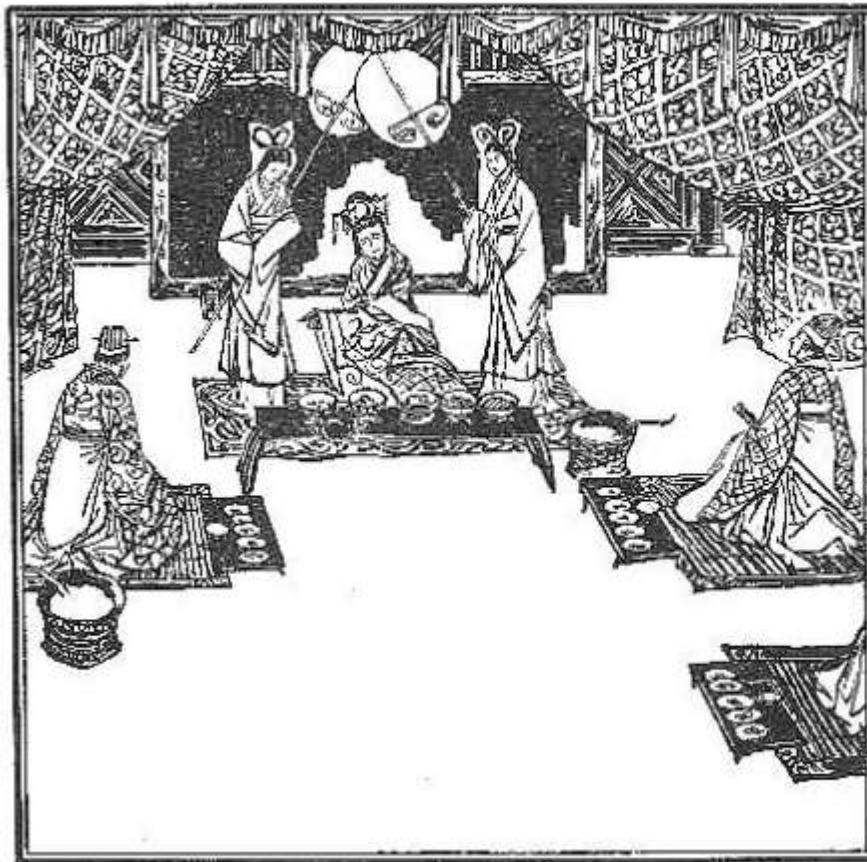
原来刘友自从被迫娶了吕氏女后，吕氏女仗着太后的威势，简直要骑到丈夫头上，夫妻关系一直不好，吕氏女于是进谗言于吕后。刘友被囚后，吕后下令不给他饮食，有人偷偷送点饭去，也都被抓去问罪。



刘友饿得奄奄一息，作歌道：诸吕用事啊刘氏危，迫胁王侯啊用心险。为王饿死啊谁人怜？吕氏专权啊迟早覆灭！他歌声呜咽，饥肠辘辘，终于饿死在狱中。吕后还不许用王礼安葬，草草埋入乱坟堆中了事。



吕后不仅对于高祖后代生杀予夺，还经常随心所欲地将其他王侯调来调去，如把梁王刘恢改为赵王，把吕王吕产改为梁王，等等；为了笼络人心，又把高祖的庶弟刘泽封为琅玕王，「以慰其心」。





吕后改封梁王刘恢为赵王是怕他在梁形成反吕势力。刘恢到赵后心中不乐，吕后又以吕产女嫁给他，并带去一套人马，加紧控制。赵王内外政务都由吕产女擅权，不得自主，忧郁地过了三个月，便自杀了。

早在惠帝在世时，吕后就对匈奴奴隶主送车马，献美女，寡廉鲜耻，奴颜婢膝。但匈奴奴隶主欲壑难填，连年来不断入侵。吕后根本不作抵抗，致使匈奴占去大片领土，曾经一次就劫走二千多个老百姓。





吕后的胡作非为，激怒了朱虚侯刘章，决心要恢复刘氏政权作一番斗争。刘章的妻子虽说是吕后的侄孙女，吕禄的女儿，但他不但没被箝制住，还常常向自己的妻子晓以大义，夫妻关系相当融洽。

一次，吕后摆开宴席，邀来诸吕吃喝，刘章也参加了。刘章身材魁梧，很有气力。吕后命他为监席的「酒吏」。刘章对太后说：「臣将门之子，请准以军法监酒。」吕后只当戏言，点头说可以。





酒过数巡，刘章说：「臣愿为太后唱《耕田歌》，以助酒兴。」吕后非但不会种田，对农业也毫无兴趣，但听所歌曲总是不错的，便叫他唱唱看。刘章边拍手板边唱道：「深耕耨（音既，稠密）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

吕后一听，这不分明说刘邦打下的江山落到吕氏手中，诸吕都是「非其种者」，要「锄而去之」吗？但刘章既然是唱歌，并没指名道姓，怎么好当面责备呢？于是一声不响，把怒气先往肚里咽了再说。





诸吕大多是不学无术的草包，也不懂刘章唱点什么，一边叫好，一边大吃大喝。有一个吕氏子弟被边上人灌得多了，酒力不胜，偷偷地溜走。刘章发现，追上去一把揪住，拔出宝剑将他斩了。

诸吕见此情景，大惊失色。吕后也不禁为之改容。刘章一手执着柄明晃晃的宝剑，一手提着鲜血淋漓的脑袋，向吕后复命：「有亡（逃）酒一人，臣谨以法斩之！」吕后因为宴前许其军法行酒，到此也只好忍耐着宣布散席。





宴席刚散，吕后马上动了杀害刘章的念头，但再一想，刘章身边有吕禄的女儿，不怕他造反。吕后叫来刘章的妻子，要她注意刘章的动静。吕氏女当面应允，一回家却把吕后的话告诉了丈夫。

自从那次酒宴之后，「诸吕惮（怕）朱虚侯（刘章）」，而反吕氏，诸吕的势力则受到很大的鼓舞。「刘氏为益强」。连「忠（怕）诸吕力不能制（伏）」，恐祸及（连累）己」，经常闭门不出的陈平都不免动了心。



曾为高祖出过不少好主意，立过大功的中大夫（官名）陆贾，一直因为吕后专权，感到无力抗争，托病隐居在家里，这时也想干一番事业了。他兴冲冲地到相府去拜访陈平。



陆贾径直跑到陈平眼前，陈平也没发觉。陆贾笑着问他这么出神在想什么。陈平要他猜。陆贾说：「不过患诸吕专权，刘氏力弱！」陈平被点破心事，脱口应道：「对呀！」





陈平问陆贾有什么办法没有。陆贾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睦，众人归附，天下即能转危为安。今刘氏基业复兴，全在君与绛侯周勃掌握！”

陈平听了面有难色，原来他与周勃早年因为一点小事发生过隔阂，如今要谋划天下大事，弄不好是要丢脑袋的，怎么敢轻易开口呢？陆贾劝他主动结交周勃，共议大计。





陈平主动登门拜访了周勃，周勃猜到陈平的来意，非常高兴，次日也回拜了陈平。这样两个人来来往往，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很快又联络了刘章、灌婴等人。一场夺回被篡的政权、巩固国家的斗争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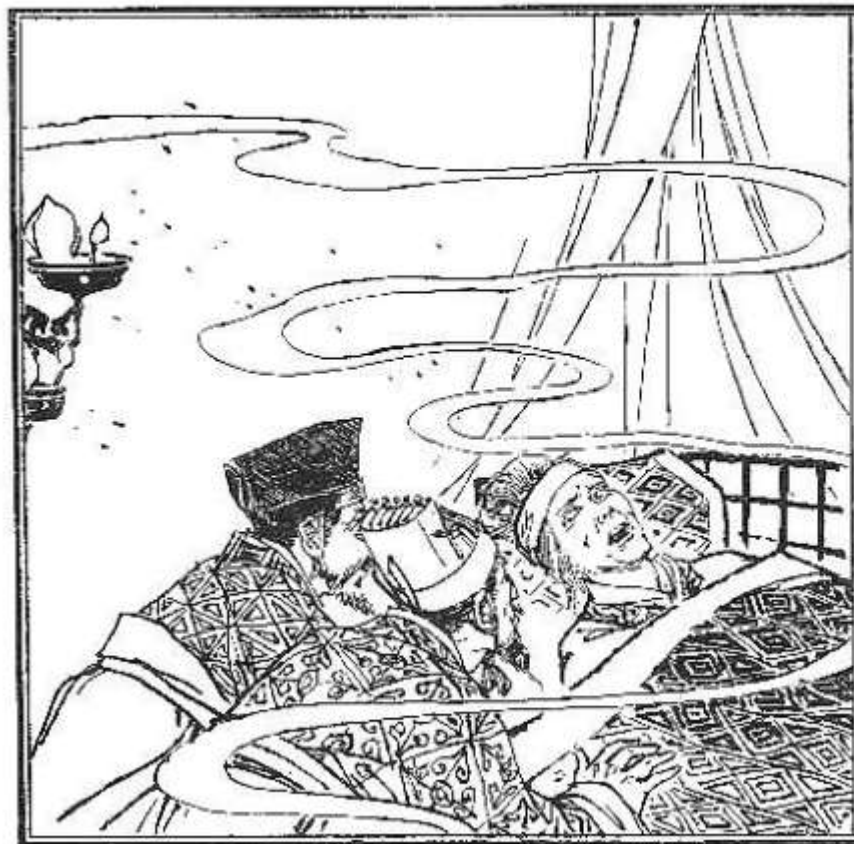
再说吕后从刘章监酒杀人一事，感到反对诸吕的怒火日益高涨，便一连给诸吕加封了两个王、五个侯，来巩固吕氏政权地位；同时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北军，梁王吕产掌握南军，把太尉周勃架空。





吕后在执政的第八年，腋下生了一个毒瘤，自以为是为恶贯满盈的报应，白天黑夜地疑神疑鬼。这年夏天，长江、汉水发水灾，淹了万余民家。吕氏集团根本不顾百姓死活，以致民愤四起，怨声载道。吕后听到后病更加重了。

拖到七月间，吕后感觉自己快要死了，召来吕产、吕禄，告诫他们说：「吕氏封王，大臣不平。我将死，大臣恐为变，你等必拥兵卫宫，谨慎勿出，以免为人所制。」两人一边拭泪，一边领命。



当天吕后便一命呜呼了，死前还留下遗诏：「以吕产为相国，以吕禄女为皇后。」吕产在内发丧，吕禄在外巡行，两人防备得非常严密，送丧也不去，带着军队紧紧守卫在宫廷。



吕产、吕禄「专兵秉政，自知背高祖约，恐为大臣诸侯王所诛」，于是偷偷召集申食其等死党秘密策划，「因谋作乱」，「欲危刘氏」。一小撮吕帮以为志在必得，吆五喝六，洋洋得意。





朱虚侯刘章的妻子吕氏平时受到丈夫的影响教育，对她父亲的行为非常反感，这时也得知了诸吕阴谋作乱的消息，连忙告诉刘章。刘章赶快送信给其兄齐王刘襄，要他发兵进攻京城，自己与周勃等作内应，以期成功。

齐王刘襄获讯，立即发文告给刘泽等诸侯王，指出：「高后（吕后）用事，擅（任意）废帝更立，今诸吕又聚兵作威，劫列侯忠臣，宗庙（国家）所以危。望即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指诸吕）。」





这时经常躲在东厢偷听高祖君臣议事的吕后可急出一身冷汗。她想要是刘盈一废，将来自己就当不成太后；当不成太后，便篡不成权，难以为所欲为。后来听见周昌反对另立太子，总算喘过一口气来。

灌婴于是将兵屯驻荥阳，发出使者与齐王等刘氏军联络，监视诸吕动静，一有变化，立即进军「共诛之」；同时，派人送信到京城，将情况报告周勃，约定伺机内应外合。



吕禄、吕产很想在京城马上动手作乱，但内怕周勃、刘章等人，外又恐齐王等军进攻，而且还担心灌婴倒戈，决定等灌婴与齐军一交锋，便向刘氏的人开刀。两人先下手夺了太尉周勃兵权，使他「不得入军中主（掌管）兵」。



周勃与陈平商议对策，陈平知道吕禄与郿商的儿子郿寄很好，建议抓住郿商，逼郿寄去劝诱吕禄交出兵权。吕禄、吕产两个都是草包，一定会中计。周勃称好，马上把郿商父子抓来了。





郦商被扣作人质，郦寄只好按着周勃、陈平的计策去对吕禄说：你等封王，早为大臣诸侯公认，如今拥兵京都，为大家所疑。何不将兵权还给太尉，回自己封国去享福呢？「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

吕禄一听好朋友的话说得真不错，当下派人去告诉吕产等人。诸吕中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一时犹豫不决。吕禄心烦，邀郗奇打一场猎散散心，两人在郊外玩了大半天才回城里来。





吕禄顺路去看望姑母吕须。吕须也听说吕禄、吕产准备交出兵权的事，劈面就骂吕禄饭桶：「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说着把家中珠玉宝器统统扔到门外，说再也用不着为别人守住它们了。

吕禄被骂，灰溜溜地回到相府，一个吕产派来的人等着向他报告：灌婴已和齐王等诸侯军联合起来，正在杀向京城，欲诛诸吕。吕禄听了吓得冷汗直冒，两条腿哆嗦发抖。





这时曹参的儿子曹窋（ㄉㄨㄛˋ 音烛）也把灌婴回军的消息报告了陈平、周勃。周勃一身是胆，亲自出马去北军。守营军士不让他进去。正在僵持之际，襄平侯纪通送来了符节（出入关门或调动军队的凭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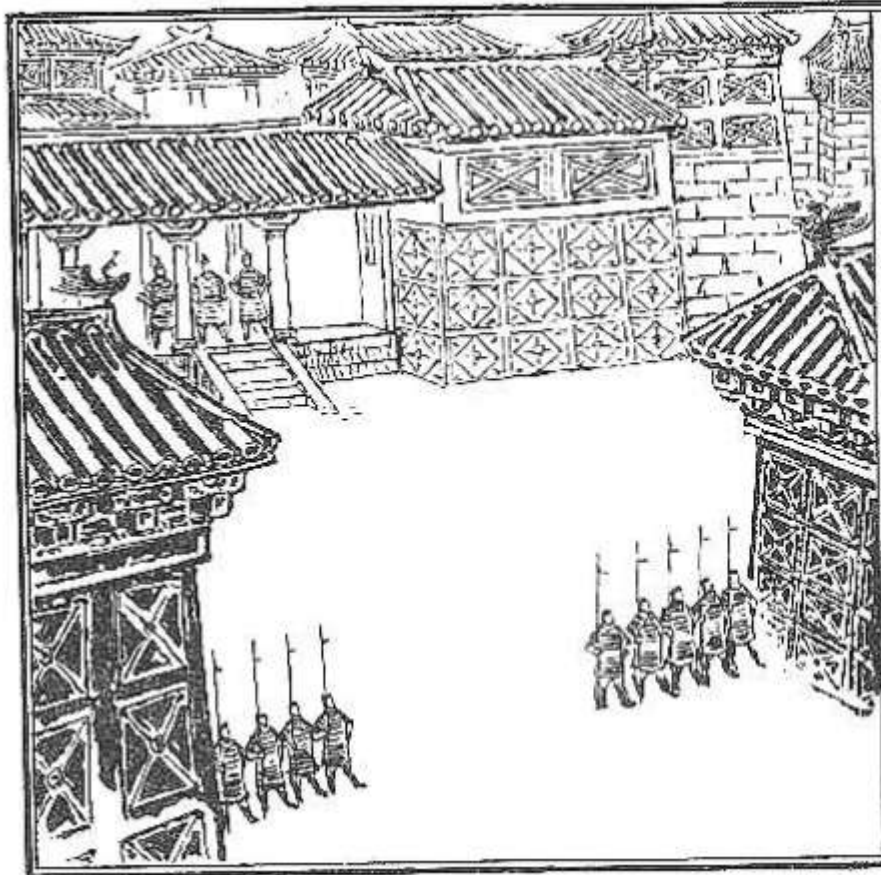
纪通是刘邦手下功臣纪信的儿子，听说周勃去北军，估计要被阻拦，他是掌管符节的官，赶快拿着符节前去帮助。周勃凭着符节，通行无阻，进入北军，并设计把军印拿到了手。





周勃把北军将士全部召集起来，高声说：
「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话音刚落，北军战
士清一色地举起左手，拉开衣襟，「军中皆左袒
为刘氏」。真是：吕氏篡权，人心丧尽；失道寡
助，天下讨之！

北军全都归附周勃指挥。此时陈平、曹窋约同刘章也赶到了。周勃令刘章看守住军门，令曹窋传告守住未央宫的南军卫尉（皇宫警卫）：不要让吕产进入殿门！





吕产还不知北军已被解决，带了手下兵丁去未央宫，企图作乱，被卫尉拦住，不让他进殿门，他也恐宫内有伏兵，便在门口徘徊。曹窋见状，不敢轻易下手，派人去报告周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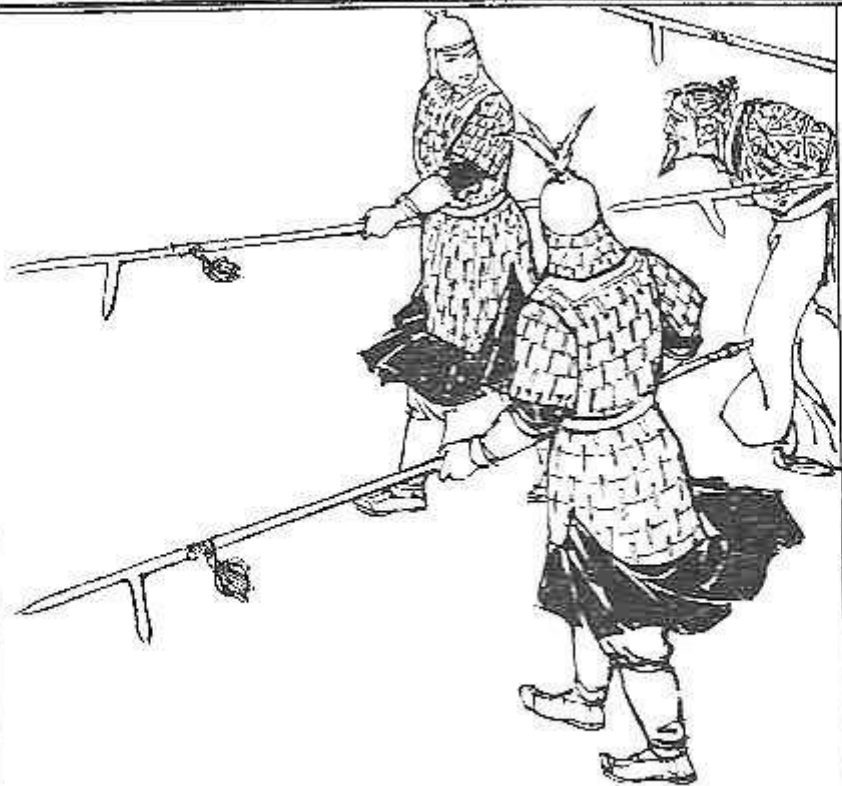
周勃命刘章带一千多名士兵赴未央宫增援曹窋。刘章到宫前见吕产仍旧站在庭中，想此时不击，尚待何时？一声令下，人人奋勇上前，把吕产左右兵丁砍得七零八落，跪在地上连声喊饶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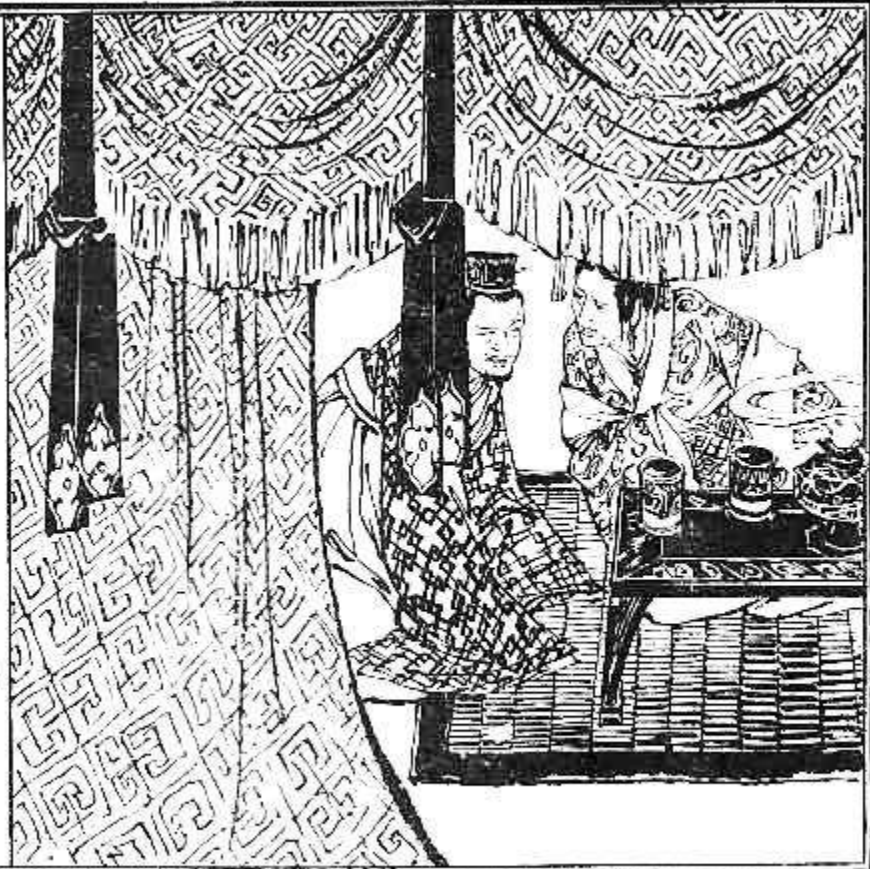


秦朝末年，我国历史上爆发了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沛县（今江苏沛县）人刘邦奋起响应，在萧何、曹参的协助下，率领农民武装，攻占沛县县城，很快组织起一支二、三千人的起义军队伍。



刘章「驰入北军，报太尉」。周勃起身拜贺道：「所患（担心的）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接着周勃派人将诸吕都捉来斩首，第一个杀的便是吕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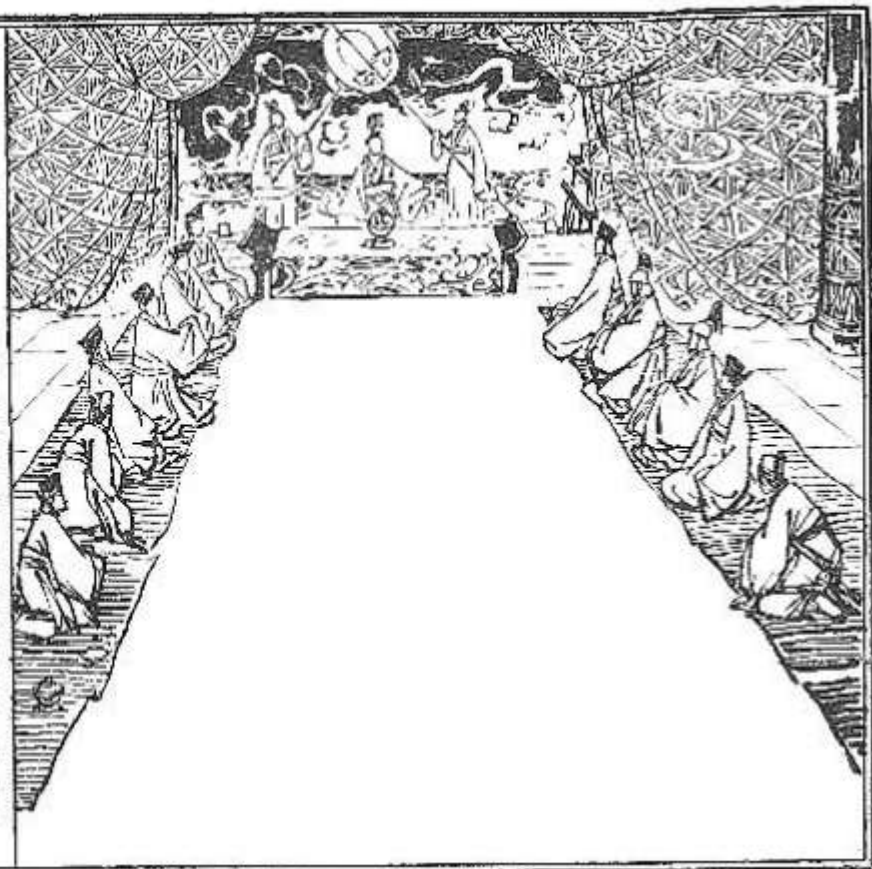




刘邦一死，吕后不但没有丝毫哀戚，相反倒是以为诛杀功臣宿将机不可失。她一面下令后宫不得将死讯传出，一面召见审食其商议密谋：「此时不杀尽诸将，今后吕氏天下不安。」

周勃派军使迅速将诸吕之叛已平定的消息告诉灌婴。灌婴得报大喜，领军回到京城。齐王等军见大功告成，也各回封国去了。





吕氏及诸吕叛国篡权集团彻底覆灭了。文武大臣一致计议，将高祖的儿子代王刘恒奉为天子（即汉文帝）。文帝即位后忠实地继承了刘邦路线，汉朝历史开始了繁荣兴旺的鼎盛时期。

吕 后 篡 权

编文 李光羽 谢宝耿 孟庆钊
绘画 贺友直 颜梅华 王亦秋
刘旦宅 赵宏本 徐正平
凌 涛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五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64 印张2 12/32

1977年5月第1版

1977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8171·2015

定价：0.15元